

浙江文叢

李漁全集

〔第二十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李漁全集

〔第二十冊〕
資治新書（二集下）

〔清〕李漁輯評
陳慶惠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李漁全集 / [清]李漁著. —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4. 2

(浙江文叢)

ISBN 978-7-5540-0223-0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李漁(1611~1680)—全集 IV. ①I214. 9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4)第 034900 號

李漁全集

(全二十二冊)

[清]李漁著 蕭欣橋 黃霖 單錦珩 等整理

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310006)

網 址 www.zjguji.com

責任編輯 趙一生

封面設計 劉欣

責任校對 余宏 潘丕秀

責任印務 賈敏

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

開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張 635.5

字 數 6628 千

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5540-0223-0

定 價 3180.00 圓(精裝)

ISBN 978-7-5540-0223-0



9 787554 002230 >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影響閱讀,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資治新書二集卷十一

文告部

湖上笠翁李漁蒐輯 婿沈心友因伯訂

漕政一 革除漕弊

兑次積弊

七省總督蔡魁吾
諱士英
錦州人

為嚴飭官旗兑次之弊，務期洗剔肺腸，勿得仍蹈故轍，甘以性命試法事。照得漕務之積弛，由於弊竇之莫破。本部院洞悉甚深，所不遽施大法而先恤以恩者，蓋念苦弁窮軍經年累月，險涉風濤，內有室家之重慮，而外有製造之煩費，與夫需索之陋規，是以不避怨勞，不憚瑣瀆，為爾等大聲疾呼，邀恩請命，不一而足。今為爾官旗等悉示之。嚮者，爾等苦於領運之無田，今為計屯起運矣，以十分之屯田而領運一船，尚有不富足者乎？嚮者，爾等苦於造船之多費，今為按丁造船矣，以閑舍餘丁俱歲輪貼備，尚有不充裕者乎？嚮者，爾等苦於漕艘之不足額，今為分廠造船矣，措撥輕賚，以濟廠工衛料，豈復有缺額之控乎？嚮者，爾等苦於行月之不

數，今為預給丁糧矣，均平本折，莫不先期派發，豈復有枵腹之籲呼乎？嚮者，爾等苦於撥兌之紛遙，今為酌定水次矣，揆度遠近，以除隔絕偏枯，豈復有呼應不靈乎？至於各衙門之陋規，過淮盤剝之需索，本部院業已痛為革除，曾有敢嚮爾等苛取一文者乎？至於京通交納、積蠹侵吞，本部院又已移咨出示，誰不凜遵功令，尚敢恣行如舊者乎？是則今日者，爾等贍運有田，僉運有人，兌運有船，駕運有糧，內則家既多餘，外則用無煩費。朝廷之施惠於爾等者，已惠施於無可施；本部院之加恩於爾等者，已恩加於無可加。於是而猶有悍弁奸丁，於欽定腳耗之外，鼓噪成風，多索銀米，以及水次交兌盡會折乾者，是良心喪盡，愍不畏死之徒矣。大法所在，豈容為此輩寬假？然而本部院猶不忍不教而誅，除一面題請立法外，先與爾等明告，為此示仰各水次運弁、旗丁知悉：爾等回思前此之領運若何，今日之領運又若何，用恩亦可為極矣。若不洗心革面，竭力報效，仍踵前轍，鼓噪以索耗贈，或經廳縣申報，或經本部院訪聞，官旗定行參拿正法。若夫盜賣折乾，其弊更可痛恨。過淮之日，本部院同部堂親臨盤驗。倘少至五石者，本旗丁即重責二十板方准補賠；少至十石以上者，本旗丁責打四十棍方准補賠；若少至五十石以上者，旗丁立斃杖下，仍即行拿家屬填完，運官定然懲參治罪。本部院立此大法，示出必行。爾等宜思數石之米足重乎？身家性命足重乎？勿得故為輕試。一扞法網，身死家破，悔之晚矣。

水手積弊

蔡魁吾

為曉諭事。照得斛船水手為害通漕，凡遇盤驗，百般科詐。前已出示嚴革，近又訪得盤糧斛船水手除額納工食外，每盤一船，索銀四兩，少不滿欲，立置顯禍。法當按律治罪，姑念教而後誅，合再嚴禁，為此示仰通運官役知悉：以後凡遇盤糧，務須稟明經盤道廳，先行搜淨艙內衬墊等弊，即令水手遠立岸上，方行拗米上船，拗畢，仍交水手看守。如有米未拗完，借事登舟，仍前搖蕩作奸，不獨詐取銀錢，即索酒飯一餐，許爾受害弁丁即扭本人赴院陳稟，以憑訊明，立斃杖下。本部院言出法隨，斷不姑息。特示。

盜賣積弊

蔡魁吾

為押催重運，以清盜賣事。照得各衛漕船過淮盤驗俱係全米，及至抵通交納，每幫挂欠盈萬盈千。揆其所由，皆緣不法奸丁行至濟德、天津河西務張家灣等處，借倚打點京通、投文陋規、倉歇使用，伙同岸上積年盜買漕糧光棍，先於白日登船，議定價銀，夜駕小船，假帶弓箭刀槍，擁船量斛。運官聞阻，群凶拒殺，莫敢誰何。防漕官兵并不肖有司竟置膜外，而天津、通州又更甚於他處。本部院深知此弊，必須釐剔剿奸，嚴鋤積害。姑念已往不究，除通行申飭外，合再出示嚴禁。為此示仰沿河司、道、府、州、縣、衛將領等官：此後凡遇漕船經過，不得任其

停泊，不許岸上居民上船私通。每縣務選老練衙役，自帶飯食，於過淮之日為始，逐幫挨途押送，直抵通州，每日催行五六十里，取前縣遵依繳報。似此縣縣押送，程程稽考，即有神奸鬼計，無所施矣。倘仍有盜買盜賣者，許諸色人等拿稟所在官司驗實，先給賞銀五十兩，隨詳本部院發補。其奸丁積棍，一并處究。如有司將官不即力行，仍蹈前轍，定行據實糾參，該道亦難辭其責矣。法在必行，毋以身試。

徵漕積弊

總漕 諱士英
部院 蔡魁吾 遼東人

為嚴禁徵漕積弊，以足國儲，以蘇民害事。照得方今最重最急之務無過漕儲。主計者蒿目而憂，任事者持籌而計，殫心竭力，大聲疾呼，而猶然挂欠頻仍，挽輸不繼，漕兌之愆期，總由蠹漕者之多也。本部院廣詢博咨，潛稽密訪，此中奸弊無一不悉。顧開兌之後，過淮以北種種蠹耗，本部院早已芟除而嚴絕之矣，乃當開徵之始，未過淮之先，種種蠹耗，本部院不能一一而躬親之也，略言其概。方秋禾之未登，即有各認保狀，催討常例之耗。及徵收之伊始，又有僉充廠頭展轉供報之耗。印官臨倉，而公座桌幃、花紅禮物、臺蓋酒席、心紅紙張、倚門之隨從，若大若小，無一不取給也。糧官徵收，以至府廳之下，州縣亦有陋規。甚且正糧而外，又有隨米、耗米之多名，正費而外，又有赤歷、比簿之各色。而尤可恨者，官有通頒式斛，亦既經印官較準，盡有押記，似有一定之則，無浮溢者矣。乃未較之先，木受濕氣，令其緊小；既較之後，

暗起釘鉸，令其開鬆。而且斛柄方闊，俾其多受餘米，體低口大，俾其便於淋尖。計每石多收不下加一，私計在倉餘米約多若干。廩頭、斗級串通糧官，虛出倉收折銀代米，名為打虛串，而此輩之飽橐無算矣。嗟嗟，當此三空四盡之日，顛連憔悴之時，即使盡絕諸弊，一意惟正之供，尚恐地瘠民荒，挽輸不易，而更加此耗蠹種種，何以堪之？合行嚴飭。為此牌仰各道照牌事理，通行所屬府、州、縣印官、糧官及吏書人等知悉：此後徵收漕米，悉照官斛平量，其一切衙門積弊、苛索陋規，若官若役，盡行裁革。其或怙終不悛，貪婪如故，除許受害小民不時告發外，本部院耳目最廣，聞見最真，一經察出，官參役責，斷不姑貸。仍遵本部院此文大張告示於收糧處所，取各該衙門遵依繳院，以憑查核，俱無違錯。

盤糧積弊

蔡魁吾

為嚴禁盤糧積弊，以足國儲事。照得各衛漕船抵淮盤驗，糧足方可催攢北上。本部院日行七省，文移案疊如山，不能一一親盤，勢必間委道、府、廳官。盤糧之日，此中積弊有：運弁奸丁自知米少，先通積歇，預為請托打點，上下朦朧，或一幫公湊足米數船議盤；或爬米之時，將筲斗借倚倒米為由，虛填剥船倉底；或預先將口袋盛貯數石，候盤動何倉湊補；或賄買拋籌，虛報斛數，將無作有。此係少米賄通之弊也。又有米本全足，載船者自恃全米，不懼盤驗，不出使用，役蠹積棍見無打發，數十餘人擁上剥船，將米狼躑亂踏，并持木棍高抬斛面等弊，任

有全米，難當衆役作踐暗害，將有作無。此係不少米受害之弊也。又有盤少者，責令補足，押差、經紀與欠糧弁丁通同作弊，明議或五錢、或七錢一石，租漕米數十石先稟驗明，日則押上漕船，夜間暗將前米仍歸經紀，次日復租他衛。種種弊端，莫可底止。本部院未離江右，悉知此弊久矣，除已往不究外，合行嚴禁。為此示仰盤驗委官并各衛弁丁人等知悉：嗣後凡遇盤驗，俱要痛革前弊，永禁需索，不許多帶從役，竭力虛公，嚴加盤驗。糧足者，即令開行。糧逋者，立解本部院治以大法，責令聯伍公賠。倘有積歇衙蠹仍蹈前轍，立斃杖下。

剔漕弊

河南
巡撫賈膠侯諱漢復
山西人

為嚴察漕弊，以蘇民困事。照得從來漕政，弊非一端。本部院在部時，每由邸抄中見各省章奏，糾彈累累。今奉命撫綏豫中，凡地方諸務當從新振刷，且值漕糶交兌之際，政宜釐奸剔弊之時。如漕糧每石舊有定價，今歲米賤，盡足費用。其中有司或徵銀在官，借言抵作運價，而又重派小民起運本色；或有已派本色，而仍額外另徵幫價。惟知溪壑之是盈，罔顧民困之當恤。此州縣派徵之弊也。如挽運則零星小戶，不得不托里長總納。而里長之中，豈無指路費而多索者？甚至豪強包攬，欺壓良懦，任意強索，致弱民飲恨吞聲，而莫敢誰何。此里長多索、豪強包攬之弊也。至於赴灘交兌，如經收者通判、縣承一應官役，或指察糧，或指收受需常例，索使費，支供應，用打點，無所不至矣。否則，淋尖踢斛，百法措勒，千般留滯。甚有多收於

此，而明計附餘之糧私折於彼，暗合抵算之數，與民則瘠，於官則肥。此經收官役加折需索之弊也。如推官職司監兌，當執法如山，秉心若水，有弊即除，聞奸即剪，務在留心咨訪，加意嚴詢。乃有賄賂公行，上下通同，斲法紀而徇情面，投鼠忌器，己行不正，焉能正人，有責任使。此監兌官賄托徇隱之弊也。如該道為糧儲督理，挈綱提領，期在交兌，依限全完，開幫如期押運，早竣者有升級之典，遲緩者有罰治之例，所當奉行惟謹。其間一切弊竇，當與推官逐一清釐，詳悉開報，以期弊絕風清，方見明敏長才，此乃該道之責任也。本部院莅任之始，首嚴漕弊，合行確察，為此牌仰督糧道官吏即照牌內事理：有灘官役人等，責成推官嚴察作弊事端。其經徽州縣，責成府官密訪橫徵情弊。如察訪有據，官即開揭馳報，以憑從重糾參，役即拿究呈解，以憑盡法擬處。該道仍不時廉訪，倘有府推各官徇隱不報，該道即據實開揭，同各官職名及徇隱情弊并報參處。如該道知而不言，別有訪聞，本部院所持者國法，斷不敢為該道寬也。各宜慎之。

督糧條禁

江南周櫟園諱亮工
提憲祥符人

為漕政日壞，漕弊日深，特飭釐剔之法，以裕國儲，以蘇軍困事。照得本道欽承簡命，督理南漕。凜茲功令，惟以裕國恤軍、釐奸速漕為首政。近因積棍奸書蠹漕壞法，錢糧解納愆期，官旗不沾實惠，匪朝伊夕矣。今當莅任之始，本道誓除夙弊，務使官丁騰飽，民困稍蘇。除從

前漕蠹另行拿究外，特列款示禁云云。示後各宜深滌肺肝，痛改前轍。敢有故違，國典具在。本道冷面冰心，斷不斂法，爾等慎勿以身家性命為嘗試也。

一行月二糧，原充運軍日食之需，自應接幫按船均派紅單支領，以濟實用。不意積棍奸書乘未派單之先賄通該幫蠹丁減價預買，及臨期派單，將易支州縣任意揀擇，或已派紅單，措不給發，科派使費，日久竟歸烏有，以致官丁南北控告，累年不給，蠹國病漕，莫此為甚。此後凡派發行月糧單，先將出運船隻數目查算該米若干，務要南屯品搭均勻，不許多寡偏重。俟派定紅單，在未赴次之先，傳集官旗當堂給散。如有已經解到者，執單赴庫、赴倉支領；其未到者，另候嚴提支給。敢有仍前勒買措收，許該幫弁丁擊鼓喊稟，除立行追給外，本犯立斃杖下，斷不寬恕。

一各屬解到南糧，係給官丁行月之需，自應旋到旋交，獲批收銷繳。內有上江應解折色，州縣錢糧未及抵省，便有大膽原差勾通奸書，愚哄解役，包攬交收，將解到銀兩或買賤米以折易本，或稱有米捏報貯倉，央求顯要人情，勒發批收，或將來解窩住私家，假寫實支，洗補舊單，暗行抵兌。解役不察真偽，誤墮術中，不能遵限銷批，致蒙撫憲查批違限，參官拿吏，不一而足。自後凡解役解到銀米，勿論堂期，立即擊鼓，傳稟投進，以便懸示即收。敢有仍前包攬抵兌者，本解喊稟，以憑立拿，按法追處。解役容隱，查出并究。

一加搭三分制錢與七折色同時給放。向因外解不繼，鑄本不敷，官丁赴次緊急，不及候

領。有等積書奸棍視為奇貨可居，將制錢每千僅以銀二三錢不等私買實支，圖射厚利。甚有不通官丁，勾引銅商，竟自支領，暗行銷算者。再有歷年制錢，旗丁全未支領，或隔屬全領折色，重複冒支；或私扣串錢，每千二三十不等，率皆中飽奸蠹。種種積弊，指不勝屈。今本道徹底澄清，如有未經支過某年分制錢者，許即備開應支年分數目，赴道陳稟，以憑追給。至已支十分折色被奸蠹重冒者，亦當各自首明，勿干被冒之罪。至於此後應給制錢，當各具印領，赴道稟支，決不令爾等有名無實，仍前假冒。敢有不法積蠹視為魚肉可啖，再事招搖，餌誘旗丁冒名支領者，許諸色人等擊鼓喊告。每首出一事有據者，當堂賞銀十兩，以憑立拿杖斃。

一高淳、溧水、安東各屬加漕銀兩，原為加添月糧而設，有司知考成嚴切，自一一遵解，間有玩愒州縣起解稍或愆期，若將解到見銀不論多寡通幫派發，何患不均？近因挪動別項，旗丁難以守候，遂有一班積棍蠹書將錢糧三四折勒買到手。先付些須定銀，後來者即為己物，百計營求，賄買庫胥，串同書庫；或四布親信之人，探誘外解將到，通同解役匿批劈鞘，任意瓜分。嗟此貧丁，苦累經年，所得無幾，反不如巨賄大惡坐享厚利。近則公行買賣，毫無禁忌。本道訪聞最切，不勝髮指，已嚴檄有司預徵起解。本道量人為出，一例均給，爾等蠹棍將從前心腸早早收拾，各保性命，再莫向本道前作奸弄鬼；如仍前怙惡不悛，一經訪聞，立拿處死。其外解人役，錢糧一到，不拘何時，即刻傳鼓，隨到隨收；若一落歇店并包攬之家，即係作奸弄鬼，本道查出，即將解役人等以通同作弊治罪。其省城內外歇店，但關係糧道錢糧，俱不許容

留貯放，如違，亦以通同治罪。

一裁扣工食及增租銀兩，係關頭二三撥緊急錢糧，自應預徵貯庫，早期支放，以濟修船急需。乃有積棍蠹胥表裏為奸，竟將遠年未支錢糧挪新抵舊，或求情關說，或私行兌支。及至臨期，庫藏空虛，官丁守候，以致赴次稽延，違誤漕限。本道熟知官丁受累已極，將此等積弊痛加革除，嚴令州縣預先起解，以本年錢糧為本年支用，不容挪移，不受請托，必期官丁齊集，當堂支領，以免守候挪移。如有故違犯科，立刻處死。

一解役領解錢糧，沿途跋涉之勞，早晚防護之苦，良可憫恤。近聞解到銀兩，衙役視為奇貨，或假名看色，勒索使用，或指稱兌秤，包攬兜收。解役誤信奸欺，暫割正數以充使用，致臨兌反多掛欠，既不能掣獲批收，必致家屬監比。解役何辜，遭此重累？自後解到銀兩，各房不設專司，本道於臨收之際，不論某房吏書，當堂傳喚一名驗兌，以杜包攬勒索之弊。敢有仍前指稱經營，勒詐解役，及門號皂快需索常例者，許即喊稟，以憑嚴拿追究。

一領運各官皆係部推，節次完糧，照例加級，遂至都司、游擊職銜者，朝廷特恩，隆且重矣。但其中恤軍裕國者固有，而剝丁苛索者不少。查領運接單之日，各有養廉俸廩，足供南北用度。近則不肖運弁視運丁為魚肉，任意科派，在省則有朱墨、傘轎、日用薪水等費，到次則有樣米錢、通關錢、租房等錢。更有支到銀米視為己物，恣意浪費，竟不如數給運，致被運丁南北疊控，現今未結者比比。此後各宜恪守官箴，不許仍蹈前轍。凡給錢糧，運官旗丁齊集，當堂眼

同支領；如官到而旗伍未到，不准關支。敢有故違及再事苛索者，定行揭參，按贓究擬。

一 隨幫官在船，僭重押空，南北往來，責任綦重。近有不肖匪類濫營斯職，惟視開兌之時到次勒索旗丁陋規，及兌完開行，潛回私家，視漕艘若非己任，致令回空船隻逍遙河干，攬載私貨，遲違部限。甚有貧窮旗丁無力雇募水手，將漕船拋棄中途者有之，盜拆盜賣者有之，及新運無船，拿比家屬，即將窮丁處死，究無補於漕事。自後隨幫官奉委之後，即當以船為家，起糧回空，遵依朱批限期，過淮抵省，將押回船隻按數具報，交代新運，取具收管，并限單一同繳查。如有仍前勒索陋規，潛住私家，及回省違限，并船隻短少者，查出定按漕法追處。

一 舊日廢弁，先年選委領運，加以守千職銜，朝廷恩養亦云重矣。因其節年挂欠盈千盈萬，續奉部推，舊弁概置不用，其挂欠漕米亦奉恩赦免追，不至禁斃罔圉者幸矣。近有無耻之徒，不思反躬自守，專以騙擾為生，引類呼群，動輒架告，及至庭審，毫無實據，良可痛恨。除已往不究外，此後各宜遵守法度，斂迹安分，不得再借已赦之糧扳告窮申，希圖騙害。

漕政二 簽運弁

僭運糧儲事

江南周櫟園諱亮工
糧憲祥符人

照得簽選運官，向來不遵成例，各弁任意營求，以致應簽者不領運，不應簽反領運。奸弁

黃緣簽運為漕弊之首，先生秉公點用，運弁無不歌舞。茲越歲再申此令，較前更為剴切。

得志，善良垂首，本道痛恨已久，所以去歲會同都使司當堂焚香設誓，秉公點用。今八年起運，七年在即，本道已定期簽點。部札注定某衛某幫兩員，此留彼去，彼留此去，循環疊用，萬萬不可更，亦不敢更者。獨是本幫一時兩員并缺，勢必取用於別幫多餘之官，各弁遂并生覬覦。今仍照去歲之例，缺官幾員，將空餘之官不論幾員，俱書名下簽，簽上注『領運』字、『空』字。掣得『領運』字者共幾人，又將各缺做簽，上寫某幫，又令掣得領運之人來掣此簽，掣得某幫即領某幫運。奸弁既無所用其鑽營，胥吏亦不能高下其手。古人云：『明心不如明迹。』今細細示知，本道之心明，迹亦明矣。如有呈戳混投及妄希黃緣者，即當據揭報，聽候參處。功令森嚴，毋貽後悔。

漕政三 簽運丁

申明僉甲積弊等事

江南周櫟園 諱亮工
糧憲 祥符人

照得欲除運漕之弊，急當始於僉運。查省衛額運漕船，設丁挽運，南北往來，經年出入，其間逃亡事故者有之。若使僉一丁即有一丁之實用，按名頂替，亦何致有積缺之患、株連之擾？乃邇來弊端百出，官識視為奇貨，小民畏若探湯，一經僉運，賣兒鬻女，破家亡身，將有不可勝言者。本道往來茲土，游宦有年，洞悉僉甲之弊有四：凡值僉丁之時，各衛奸識訪知某係運戶

子孫，某係食糧弟侄，或串腹黨，或托故交，借僉報之名陳說利害，勒索銀錢，不饜不已，其名曰『薰』。再或僉報之後，行票拘提，新丁自知不能脫逃，買囑奸識，或捏屯快，或稱赤貧，移甲換乙，捉張放李，上官被其欺誑，小民受其魚肉，其名曰『賣』。又或已僉旗丁具有認狀，發幫之後，或央情面，或行賄賂，捏以老病貧疲，假以官舍，或借稱失脚落水，有不肖運官希圖包代，恣意勒索，將軍牢之名代為照管，因而免脫，其名曰『放』。甚有一班世籍衛軍，居家饒富，慮其僉報，百計謀為，遇節則有禮物之饋，歲終又獻以常例陋規，積識大張羅網，深受其賄，勝如置買田莊，無論豐歉，逐年收取，其名曰『燒香』。以致僉報新丁十名，實受在幫領運者不過三二人耳。因之年年積缺，歲歲求僉。當此時艱，有仁心者固如是乎？本道洞矚斯弊，雖不能救之已往，猶可挽之將來，除今僉報在即，誠恐各蠹仍蹈故轍，合行出示嚴禁。為此示仰省衛各幫運官及南北識字甲丁、士民人等知悉：示後各宜洗滌肺腸，發出良心，上循天理，如本幫果有真正積缺與近日逃亡事故者，據實開報，以憑酌量僉補。其應僉之丁，識字務要將真正運戶暨運册新考有名者密為僉報，庶一丁有一丁之用。至於見運屯丁，如能赴北完糧，執有部單，運官不得借故詳革。敢有捏報缺甲，及已僉新丁復稱屯快貧疲病廢，借故賣放者，定按漕法究處。再如真實運戶各宜靜聽，倘經僉報，即使百計夤緣，亦不能逃；倘不係運丁，如有奸識挾騙，立即擊鼓喊稟，以憑拿究。本道鐵面冰心，斷不翫法，各宜慎之。

鹽政一 革陋規

禁索桅封

兩淮
鹽院李公弼
諱贊元
山東人

照得兩淮鹽壅課絀，如病人膏肓。本院志切撫綏，極力救援，歷來弊竇，逐節革除。除緊要事情一一具疏題請，雖未立抵澄清，然亦可蘇商困於萬一。聞尚有桅封一項，竟為人情禮儀作酬謝之資，殊可詫異。不知此項銀兩久已額徵解部，何堪分外需索。嗣後凡綱鹽桅封呈院請印者，本院當堂面給，其割沒銀兩，扣引追徵，其食鹽桅封同割沒手本呈院，亦當堂面給。敢有仍前需索陋規，許商人赴稟，以憑嚴拿重處不貸。

禁收茶果

李公弼

為嚴禁茶果陋例，以肅鹽政，以蘇商困事。照得淮南疲弊，率因浮費太多。其加鉅公費、懸坐常例，改斤提船、擺馬敲針等弊，業已節節禁飭，獨茶果一項，嚮為委掣各官遠離職守，不能枵腹辦事，故留為二所供應。今本院題奉諭旨，悉歸運司衙門，則稱掣盤驗，皆其分內應盡之事。官自有經費，吏自有工食，倘猶然借名派費，不惟有干法紀，亦大非本院專責之初意，合行禁革。為此示仰官吏商衆知悉：嗣後批掣各官洗心任事，從公秉秤，其茶果等項永不許私